

哲學與文化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420

第卅六卷第五期

05. 2009

專題／黃雪霞 主編

安德烈·馬勒侯專題

馬勒侯小說的跨文化建構

Sin remedio ou le jeu de l'apocalypse—Traitement de l'expression du désespoir de Goya dans l'*Espoir*

觀之於物觀在我心：從安德烈·馬勒侯的作品《想像的博物館》引發對

「意象」問題之思辨

馬勒侯的中國小說與小說中國

《人類的命運》中的複數肉身體驗

馬勒侯開啟的文化政策



發行人：黎建球

社長：潘小慧

編輯委員（按姓氏筆劃序）

尤煌傑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朱建民

東吳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

李震

教廷宗座聖多瑪斯
哲學院院士

沈清松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中國思想與文化講座教授

孫效智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陳福濱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張振東

多瑪斯總修院
哲學部主任

鄒昆如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楊世雄

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劉千美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東亞系教授

潘小慧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黎建球

輔仁大學校長暨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ELDERS, LEO

Academician, the Pontifical Academy of
St. Thomas Aquinas, Holland

ESCANDE, YOLAINE

Centre de recherches sur les arts et le langage,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MCLEAN, GEORGE F.

Emeritus,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Washington, D. C., U.S.A.

PALMER, RICHARD

MacMurray College, U.S.A.

SWEET, WILLIAM

Vice President (Academic), and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St. Thomas University, Canada

主編

尤煌傑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執行編輯

范家榮

黃琦珍

施玫芳

劉耀仁

編輯助理

徐慈好

鄭

哲學與文化（月刊）

革新號第 420 期（第卅六卷第五期）

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2009 年 5 月出版 印製日期 2009 年 5 月一刷 1000 冊

編輯：哲學與文化月刊編輯委員會

本期輪值編輯委員：潘小慧

專題主編：黃雪霞

出版者：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字第 0258 號

社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樂利路 94 號

編輯部：24205 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 510 號

輔仁大學文華樓 412 室（通信請寄編輯部）

網址：<http://www.umrpc.fju.edu.tw>

電子信箱：umrpc@mail.fju.edu.tw

電話：02-29052263 傳真：02-29088628

總經銷：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局版臺業字第 0598 號

地址：106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電話：02-27055066（總機） 傳真：02-27066100

網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信箱：wunan@wunan.com.tw

郵政劃撥帳號：01068953 戶名：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定價：零售每期新臺幣 200 元整

台灣地區訂戶：全年 12 期 新台幣 2000 元整

請郵政劃撥：01068953 戶名：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海外地區訂戶請寄銀行匯票向本刊編輯部訂閱。

戶名：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港澳地區：港幣 720 元整／年（含郵資）；美加地區：美金 100 元整／年（含郵資）。

注意事項：

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內容轉載請註明刊期頁次。
2. 發行一個月內，未接獲刊物，請電洽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逾期三個月恕不予補寄。

電子資料庫索引：

藝術與人文引用索引資料庫（A&HCI）：

<http://apps.isiknowledge.com>

華藝數位資料庫：

<http://www.ceps.com.tw/ec/ec.JnlIntro.aspx?Jnlid=348>

凌網數位出版平台：<http://www.hyread.com.tw/>

Publisher: Li, Bernard

Director: Pan, Hsiao Huei

Editorial Board:

Chang, Aloysius (Dean of Philosophy Dept, the Catholic Taiwan Regional Seminary, Taiwan)

Chen, Fu Bing (Professor, Dept. of Philosoph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Escande, Yolaine (Centre de recherches sur les arts et le langage,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lders, Leo (Academician, The Pontifical Academy of St. Thomas Aquinas, Netherlands)

Jue, Jien Ming (Visiting Professor, Dept. of Philosophy,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Li, Bernard (Professor, Presiden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Liu, Johanna (Professor, Dept.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Ly, Gabriel (Academician, The Pontifical Academy of St. Thomas Aquinas)

McLean, George F. (Emeritus Professor,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Washington, D. C, U.S.A.)

Palmer, Richard (Emeritus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MacMurray College, U.S.A.)

Pan, Hsiao Huei (Professor, Chairperson, Dept. of Philosoph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Shen, Vincent (Lee Chair i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Sun, Johannes (Professor, Dep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Sweet, William (Vice President(Academic), and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St. Thomas University, Canada)

Woo, Peter Kun Yu (Professor, Dept. of Philosoph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Yang, Shih Hsung (Professor, Dep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Yu, Huang Chieh (Professor, Dept. of Philosoph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Editor in Chief:

Yu, Huang Chieh (Professor, Dept. of Philosoph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Executive Editors:

Fan, Jia Rung

Shih, Mei Fang

Huang, Chi Chen

Liu, Yao Jen

Editing Assistants:

Hsu, Tzu Yu

Jeng, Yuan Hsin

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No. 420 (Vol.36 no.5)

April, 2009 1000 copies per print

Editors: The Editorial Board of UNIVERSITAS

Editorial Committeemen on duty: Pan, Hsiao Huei

Theme Editor in Chief: Zee Hwang Sueue-Shya

Publisher: UNIVERSITAS Register No. 0258

Address: 106 No. 96 Le-li Rd. Da-an District, Taipei City, Taiwan, R.O.C.

Department of Edition:

242 Room 412, Wen Hua Lo,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510 Chung Cheng Road, Hsin-Chuang, Taipei Hsien, Taiwan, R.O.C. [Mail Address]

Web Page: <http://www.umrpc.fju.edu.tw>

E-mail Address: umrpc@mail.fju.edu.tw

Tel: 886-2-29052263

Fax: 886-2-29088628

Subscription in Taiwan:

postal transfer: 01068953

Name: Wu-Nan Book Inc.

Price:

NT\$ 200

Annual Subscription in Taiwan:

NT\$ 2000 for 12 issues

For overseas subscription, please send the bill of exchange to the Department of Edition.

Nam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Hong Kong and Macau: HK\$ 720 /year (postage included)

USA and Canada: US\$ 100/year(postage included)

Cautions:

1. All rights reserved. Any kinds of reproduction have to be acknowledged.

2. If the copy is not received within a month after the release, please contact Wu-Nan Book Inc. (domestic) or the department of edition (overseas). But the copy won't be resent if it's overdue for three months.

Digital Index Database:

ISI Web of Science (A&HCI): <http://apps.isiknowledge.com>

Chinese Electronic Periodical Services (UNIVERSITAS):

<http://www.ceps.com.tw/ec/ecJnlIntro.aspx?Jnlid=348>

HyWeb HyRead:

<http://www.hyread.com.tw>

「他（卡拉比克，Clappique）覺得一陣昏醉，原來是他的手在顫抖！這女子（酒館女侍）察覺到了，以為是一種焦慮情緒」。（p. 364）

沈以失去意識來對抗焦慮，而卡拉比克亦頓覺昏醉、顫抖，這些焦慮的化身使肉身失衡，使人失去生之覺醒，致使人逃入無的國度，如此一來人變得無法控制肉身。

另一例子為季索之沉迷鴉片，他為了體略永恆的假象，逃離當下，走避於生與無共存的境界。鴉片使人將生命與虛無相連，使人全然逃避人性本質的焦慮。清朝時代，父母輩為了阻止兒孫遠離家鄉，好留他們在身邊工作或陪伴，往往以鴉片迷醉其身。鴉片於是成為荼毒意志的代名詞，它削弱行動意志，是一種生與無之間的妥協。人們可因它活於安謐忘卻外界紛擾，這真可稱作是一矛盾之物，兼具溫靜與毒害性質的雙重威力。沉緬於鴉片的季索即代表此以內省意識替代行動的老一輩。所以革命之包袱總是落在年輕之輩肩上，例如清末的孫逸仙博士喚醒了沉睡之虎：中國。

所謂英雄出少年，豪傑之士不為約定成俗而活，猶如書中幾位青年從行動中擺脫沉滯因襲困境，拒絕勝於接受的態度是為了重啟世界之認知及創造理想天地：「豪傑不甘於平凡，因為他們一輩子都在拒絕生活接受過的部分」。⁸譬如，《人類的命運》中的暗殺份子沈全然拒絕可見之視界，他先將恐怖主義轉為宗教意義，再轉化為人生意義，因看到虛無之低估價值，想從虛無重建世界：

「你把恐怖主義變成一種宗教？」

這些空洞、荒謬、太弱的字眼不足以表達沈的想法。「不是宗教，是人生的意義。」（p. 315）

沈自以為可藉恐怖行動打破生與無的極限及疆界，奏出生存的禮讚。跟季索以鴉片營造神秘平靜之虛幻境況相比，同是在生與無失衡下，欲從虛無逆流爭取生存價值。不管是季索的鴉片抑或是沈的恐怖主義，都像在虛無洪流前急抓的一根稻草，及自設的安身立命假象。但我們既活在同一大千世界裡，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出自我侑場域與外界會合：「我只能在同一世界中走出自我」⁹。因此如何建立自我與世界的關係成了眾人生存的意義，而建立自我肉身與世界之身（monde corporel）的關係

⁸ Gaëtan Picon, *Malraux*, p. 61.

⁹ Maurice Merleau-Ponty, *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p. 21.

目次

安德烈·馬勒侯專題

- 1 導言：安德烈·馬勒侯專題 黃雪霞
- 5 馬勒侯小說的跨文化建構 劉海清
- 19 *Sin remedio* ou le jeu de l'apocalypse—Traitement de l'expression du désespoir de Goya dans *l'Espoir* 葛尹風
- 43 觀之於物觀在我心：從安德烈·馬勒侯的作品《想像的博物館》引發對「意象」問題之思辨 徐慧韻
- 55 馬勒侯的中國小說與小說中國 林玫君
- 75 《人類的命運》中的複數肉身體驗 楊淑女
- 91 馬勒侯開啓的文化政策 黃雪霞

專題書評

- 105 書評：安德烈·馬勒侯：《反回憶錄》 錢培鑫
- 113 書評：安德烈·馬勒侯：《西方的誘惑》 車琳

一般論著

- 121 存有想念的溯源——朗尼根《洞察》第十二章第七節前段之提示 關永中
- 151 「學而優則仕」和「達則兼善天下」——儒家的仕途情結與和諧建構 魏義霞

青年哲學

- 167 中國人的恥感與公民道德建構 高猛

學界訊息

- 179 李瑞媛／劉耀仁 編

附錄

- 182 編後語
- 本刊訊息索引：42 稿約 90 《哲學大辭書》第五冊出版訊息 104 進行中的專題 183 下期預告

導言：安德烈·馬勒侯（André Malraux）

黃雪霞

輔仁大學法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安德烈·馬勒侯（André Malraux），1901年11月3日出生於巴黎，真正的全名為喬治·安德烈·馬勒侯。1944年蓋世太保們因此沒有找到正確的文件，而馬勒侯也因此逃掉一劫。他是法國二十世紀的作家、冒險家和政治家。

1905年父母分居，對他造成很大的衝擊。從此和媽媽、奶奶和一個開雜貨店的姑姑住在龐地（Bondy）。他在《反回憶錄》（*Antimémoires*, 1967）中曾提到這段期間不愉快的回憶。14歲進入後來成為「土爾哥高中」¹的高等學校。在這段期間，他經常出現在書店、電影院、劇院、展覽館、音樂會等藝文場所，是他對當代文學的熱愛的萌芽期。

1918年，他沒有被「孔多塞高中」²錄取，甘脆放棄中學教育，也參加沒有高中畢業會考；但這些都沒有讓他遠離文學，相反地，他活躍於巴黎藝術圈³並且在1920年發表了最早的作品⁴：文學理論、批評與散文等小品。馬勒侯自己稱這時期的作品屬於「荒誕類」。《人類的命運》中的人物克拉比克（Clappique）最能詮釋早期馬勒侯的表現方式。

1921年和克拉哈·古德史密斯結婚。當時他在「射手出版社」負責一系列作品。婚後由於股市投資失利，將太太的財富化為烏有。1923年「法國遠東學院」考古中心主任亨利·帕蒙提耶（Henri Parmentier）的一篇文章讓馬勒侯注意到柬埔寨吳哥窟地區廟宇遺跡⁵的藝術價值。在冒險精神、藝術愛好與金錢需求的原因下，他和太太跑到印度支那，洗劫班迭棉吉寺的浮雕，並且變賣給一位收藏家。同年12月23日於金邊連同他的朋友路易·薛華松（Louis Chevasson）被捕。1924年7月，馬勒

¹ Lycée Turgot, 位於巴黎第三區，成立於1839年，按年代是法國的第六所高中。

² Lycée Condorcet, 位於巴黎第九區，成立於1803年。按年代是法國的第五所高中。巴黎最好的高中之一，高中畢業會考成功率百分之百。

³ 1919年，17歲的馬勒侯以旁聽的身份在奇美博物館和羅浮宮學校上課，為書商兼出版商René Louis Doyon工作，也研究古典和現代藝術作品。

⁴ 1920年，在R.-L. Doyon的小期刊*La connaissance*出版〈立體派詩歌的源起〉，在期刊*Action*寫有關象徵詩人Lautréamont和作家André Salmon的文章，也出版頹廢派詩人Jules Laforgue鮮為人知的作品。同期他寫了《紙月亮》（*Lunes en papier*）。

⁵ Temple de Banteay Srey 班迭棉吉寺。

侯被判三年徒刑，薛華松一年半，太太被判無罪。克拉哈返回法國，發動當時的知識份子為丈夫請命，馬塞爾·阿隆（Marcel Arland）、路易·阿哈貢（Louis Aragon）、安德烈·布爾登（André Breton）、法蘭索瓦·莫里雅克（François Mauriac）、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和馬克斯·賈古伯（Max Jacob）都分別為他辯護。柬埔寨的法庭接受上述，改判一年緩刑。1924年11月，馬勒侯返回法國。也因此，法國有名的作家羅傑·貝何菲特（Roger Peyrefitte）在其記錄小說中通常稱馬勒侯為「班迭棉吉寺之賊」。

1930年，出版冒險小說《王家之路》，其靈感就是來自這次經驗。從1933年起，開始積極反對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更於1936年加入西班牙共和黨。繼而以二十架波特茲⁶飛機組成了一個空軍中隊，自己並擔任上校指揮官，直到1937年為止。他利用自己的戰鬥經驗寫了小說《希望》並於1937年12月出版，更於次年執導電影 *Espoir, sierra de Teruel*。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立刻投入戰場。多次成為德軍戰俘，多次得救，但他要在1944年3月兩個兄弟被捕後才加入法國地下抗戰組織。他說自己是範圍擴及法國西南的FFI戰區的指揮，但當時擔當這個職位的又另有其人。他的確集合了一些當地的抗戰領袖開會，但這些人並不把他當做頭子。他叫別人稱他為「貝傑上校」。後來他和英國一位特務被捕，輾轉進入圖魯斯監獄。德軍失利後，重獲自由，在解放法國領土的時期指揮阿爾薩斯—洛林旅的軍隊。從1945年起，成為戴高樂的智囊團。先後擔任宣傳部長和新聞部長；陪戴高樂走過法國人民聯盟，負責1947年到1954年的宣傳工作；第五共和時成為文化部長，從1959年到1969年間掌握法國的文化政策。

身為文化部長，馬勒侯結合魅力政治和社會工作。雖然從不宣稱自己是左傾的戴高樂派，但也不否認曾是左翼人士：1965年發言反對密特朗時，曾說：「您當時甚至都不在西班牙」。重拾人民陣線⁷的精神，他把文化提升為國家事務。但是雷蒙·阿宏（Raymond Aron）在他的《回憶錄》中卻說1944年馬勒侯對於共產主義的問題，在態度上有驚人的改變：他承認對共產主義有一種敵意，甚至是一種怨恨。馬勒侯雖不是「青年與文化中心」的發啟人⁸，但卻是「文化中心」的創辦者，這些遍

⁶ 由亨利·波特茲（Henry Potez）成立於1919年的飛機製造公司，於1936年國有化，其工廠分別併入北方航空製造公司和東南航空製造公司。出產波特茲機型二十餘種。

⁷ 人民陣線（Front populaire）1935年法國左派政黨的聯盟（社會黨、共產黨、工會、知識份子運動），旨在對抗1929年經濟大蕭條後，日漸興起的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

⁸ 「青年與文化中心」源自1944年10月安德烈·菲利普在里昂所建立的「青年共和國」，從事青年運動和民眾教育。

及全國的大機器就是由文化部統籌管理。馬勒侯親自為好幾個重要的文化中心致開幕詞：1964年4月布爾日(Bourges)文化中心開幕演說、1966年3月阿米安(Amiens)文化中心開幕演說、格勒諾布爾(Grenoble)文化中心開幕演說，足見其重視程度。他更支持遠東學院，致力於保存全世界的文化遺產。吳哥窟的發現與維護就是遠東學院的貢獻，吳哥窟的佛教藝術與文化才得以保存並受到重視。

在他的領導之下的文化運動對活動藝術、博物館、電影、音樂等帶來正面的利多，而受到影響最大的是廣大的民眾；其他的文化行為，如文學則是與大眾文化平行發展。但馬勒侯在藝術方面的文化政策以及他對一些重量級的藝術家⁹的友情，使得法國文化部的工作有聲有色：邀請安德烈·馬松(André Masson)為奧德翁的天頂作畫、邀請馬克·查卡爾(Marc Chagall)為巴黎歌劇院的天頂作畫、達文西的蒙納麗莎的微笑到美國展出、凡爾賽宮的整修、巴黎重要建築紀念碑的刷洗等等，馬勒侯掌管文化部期間對內將藝術國家事務化，使藝術民主化，對外則發揚法國文化，具體的作為與成果有目共睹。1959年他推動立法通過補助法國電影工業¹⁰，同時期規劃巴黎雙年展，旨在肯定法國青年藝術家的價值，並且提升法國藝術在世界的能見度。

馬勒侯使用大量國家預算創活文化的作為被歷史學家馬克·菲馬羅立(Marc Fumaroli)批評為法國文化的虛有化葬禮。他認為相對於法國第三共和的藝術才華洋溢，大戰後的法國堪稱藝術沙漠，馬勒侯時代只是以文化事件來隱藏這個事實。而第三共和時期根本沒有文化政策。當然馬克·菲馬羅立的論調也飽受某些研究文化政策歷史的專家批評，他們強調馬勒侯的文化政策相當節制又有特色：國家的倡導角色、文化民主化的決心、國家為文化遺產的當然保護人。法國的文化部本來是為將馬勒侯留在政府而創立的部會，1969年馬勒侯離開後仍然保留至今。

1968年5月從學運開始的法國二十世紀最大的社運使得戴高樂黯然下台，馬勒侯為了表明他對戴高樂的忠誠，選擇與他同進退。馬勒侯是戴高樂1970年死前少數願意接見的人之一。卸下公職之後，馬勒侯重新實現年輕時期的諾言，從1971年起

⁹ 馬蒂斯、布拉格、畢卡索、賈科梅蒂。

¹⁰ Décret n°59-733 du 16 juin 1959 relatif au soutien financier de l'Etat à l'industrie cinématographique.

投入孟加拉獨立運動，1973 年 10 月爲約翰·凱被控劫持 711 班機的事件¹¹辯護。

二次大戰間他的第二任太太約潔特·克羅蒂絲（Josette Clotis, 1910-1944）被火車軋死，1961 年他和約潔特所生的兩個兒子（Gautier Malraux, 1940-1961; Vincent Malraux, 1943-1961）也在一場車禍中同時喪生。1962 年 2 月 7 日他在家中遭到 OAS（Organisation armée secrète, 秘密軍隊組織）暗殺，雖然他安然無恙，但住在同一棟樓四歲半的小女孩黛爾芬·何納（Delphine Ranard）不但被毀容而且全瞎。馬勒侯一生見過的大政治人物不計其數：毛澤東、周恩來、約翰·甘迺迪、賈瓦哈拉·尼赫魯等；也一直維持與藝術家和知識份子的對話：畢卡索、查卡爾、布拉格、符拉明克（Maurice de Vlaminck）、安德烈·德翰（André Derain）、菲南·雷傑（Fernand Léger）、約翰·戈克多（Jean Cocteau）、紀德、馬克·賈古伯、比爾·何維迪（Pierre Reverdy）、池田大作（Daisaku Ikeda）都是他的入幕之賓。

1976 年 11 月 23 日死於巴黎近郊，1996 年骨灰進入先賢祠。

作家馬勒侯著作等身，博愛和人道主義是其作品的中心思想。其重要著作有：《征服者》（1928）、《王家之路》（1930）獲同盟獎、《人類的命運》（1933）獲龔古爾獎、《希望》（1937）、《藝術心理》（1947-1948-1950）、《沉默之聲》（1951）、《世界雕刻的想像博物館》（1952-1954）、《反回憶錄》（1967）、《神的變身》三部曲（1957-1975-1976）等。迦立馬（Editions Gallimard）的七星詩社文庫收集並出版馬勒侯的全部作品共五冊（*Oeuvres complètes*, Vol.I-Vol.V）。

¹¹ 約翰·凱（Jean Kay），1943 年出生於阿爾及利亞，是一位冒險家和作家，終其一生爲理想而鬥爭。當孟加拉獨立問題鬧得沸沸揚揚時，他的偶像之一，高齡 70 的馬勒侯於 1971 年 12 月 17 日在費加洛日報寫了一封〈給尼克森的公開信〉爲孟加拉請命，也想親上戰場，後來作罷。約翰·凱則於 12 月 3 日發動劫持巴基斯坦國際航空飛巴黎的 711 航班，要求提供孟加拉藥品協助，因此被判五年緩刑。

馬勒侯小說的跨文化構建

劉海清

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系講師

內容摘要：馬勒侯小說中的人物和世界具有跨文化的虛構性和想像性，是作者「人類的命運」哲理的具象化，是傳達作者文化哲學思辨的符號組合。二十世紀初期，面對西方文化的價值危機，馬勒侯試圖從東方文化中尋求新的靈感，為西方文明的復興注入活力。他並不遵循生活的表象而是對現實施行「變換的想像」，引導人類超越自我，超越時限，企圖以此來質詢人的尊嚴。馬勒侯通過搬遷與挪借，在中國革命的框架中成功地找到了哲學的載體和探險的異域。在東西方文明的碰撞與交匯中，馬勒侯進行了思想的移位和切換，故事地點在亞洲，而意識的坐標系卻在西方，從而賦予了小說非同尋常的獨特性和寓意性，令人耳目一新。

關鍵詞：人類的命運、跨文化、虛構、想像、東西方文明、寓意性

安德列·馬勒侯（André Malraux, 1901-1976）是法國當代著名的小說家、藝術批評家和社會活動家。著名傳記作家安德列·莫洛亞（André Maurois）曾經說過：「馬勒侯的生平就是他的代表作」。馬勒侯傳奇性的歷史主要是由三個部分組成的，即一、他早期在印度支那富有東方色彩的冒險活動，他在這塊法屬殖民地地上對殖民當局的反抗；二、他中期維護正義、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他在西班牙革命戰爭和法國抵抗運動中建立的英雄事蹟；三、他後期作為戴高樂將軍的支持者和助手，在法國文化政治舞臺上所起的顯著作用。歷經一個多世紀，馬勒侯的世紀傳奇仍是人們討論的熱點。

在法國，馬勒侯的名字意味著文學藝術和社會政治領域內「轟轟烈烈」的舉動，同時也是和中國密切聯繫在一起的，馬勒侯在《黑曜岩之首》（*La Tête d'obsidienne*）中曾饒有興致地回憶起畢卡索俏皮地稱呼他為中國人。因為給馬勒侯本人帶來盛譽的兩部重要小說《人類的命運》（*La Condition humaine*）和《征服者》（*Les Conquérants*）都是以中國革命為題材的，而且他是二十世紀初期踏上過中國國土的為數不多的法國大作家之一。1965年，馬勒侯以戴高樂將軍特使的身份訪問了中國北京，會見了

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

馬勒侯一生中總共寫過六部小說，反映的都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頗具世界影響的而且是最為敏感的歷史事件。在這些重大的歷史題材中，或殖民地政策，或中國革命，或西班牙內戰，或反法西斯戰爭。由於馬勒侯的作品所表現的中國革命具有一定的文學虛構，不符合傳統概念中的定義和模式，所以引起了很多誤讀和歪曲，使得他的作品在很長一個時期中很難被介紹到中國來。後來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發展，人們才開始正視他的作品。1984年瀟江出版社出版了柳鳴九、羅新璋主編的《馬爾羅研究》，為此後大批的馬勒侯作品進入中國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雖然目前為止，馬勒侯的小說《征服者》、《王家大道》（*La Voie royale*）、《人類的命運》、《希望》（*L'Espoir*）、《反回憶錄》（*Antimémoires*）等作品已經陸續被譯成中文，但是中國的讀者群體對馬勒侯小說創作美學理念的瞭解還遠遠不夠全面和深入。

以中國為框架的兩部作品《征服者》和《人類的命運》體現了作家的跨文化理念，馬勒侯在小說中創造了一些關於中國及其歷史上兩次重大政治事件的意象。引發人們爭論的是某些意象的真實性、正當性和啟發性。馬勒侯在他的幾部代表作中創造了中國革命者的形象，但這種在法國作家中少有的創作題材，似乎僅僅是在法國和西方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長期以來他一直被中國文壇忽略。要想真正認識馬勒侯的小說創作，必須逾越既有的意識形態樊籬，不拘泥於政治道德的層面，從文化哲學思辨的角度出發，去發掘馬勒侯內心深處的文學動機和創作理念。

偉大的文化繼承了人類的優秀品質，馬勒侯主張繼承人類一切優秀的有價值的文化遺產，而不應受時代、民族、社會製度和藝術風格的限製。作傢非凡的想像駕馭了他頭腦中這座「無牆的博物館—圖書館」的各種形式，建立了人類文明和文化範式互相交融和互相對話的廣闊領域。下面本文從三個角度審視和探討「跨文化」的哲學理念在馬勒侯小說創作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壹、小說背景的跨文化定位

在1927至1933年間創作的小說中，馬勒侯的野心並不拘泥於促使法國人民瞭解遙遠的東方國度中正在進行的如火如荼的革命。顯然空間和歷史的背景並不是作品的全部。其實馬勒侯早在1934年給加埃唐·皮孔的信中談到《人類的命運》時已經預先講到：「背景框架自然不是根本的。重要的是您稱為巴斯卡的因素。但是背景也不是偶然的，我認為在一個特定的時期能具備所有英雄主義條件的地點並不多

見。」¹可見《人類的命運》和《征服者》中的故事及其暗含的質詢不會發生在任意一個地方，作者不應僅僅考慮情節的生動和地方的特色。英雄主義也不是唯一的準則。

二十世紀到來後，西方社會變得動盪不安，一戰的浩劫使古希臘、古羅馬時期鑄造的人的理念化為泡影，而當時的中國恰恰處於社會革命與巨變的時代，處於全民族覺醒的時代，作為一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作家，馬勒侯力圖通過如火如荼的中國革命去激揚西方人的情感和深思。但是馬勒侯描寫的省港大罷工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與實際的中國革命相距甚遠，他之所以選擇中國革命為題材，並非基於他對中國革命的理解和熟悉，而是出於拯救滿目瘡痍的歐洲為目的，他注重的是在遙遠的東方進行精神上的遨遊與探險。在他的筆下，中國不是一個愚昧落後的中國，而是一個神話，一個可以進行文化探索的思想異域。

圍繞著廣東、上海這些地方，在小說締造的特定環境下，馬勒侯的個人想像得以展現。馬勒侯帶著世界的眼光關照中國，希望通過中國的反動勢力和民主力量之間的衝突去折射歐洲當時的殘酷現實。二十年代的中國革命是人對抗生存荒誕性的一個最好例證。《征服者》和《人類的命運》的重心不在中國革命，也不在表現共產黨的英勇行為，而是通過這場革命風暴來探求生命的真諦。在革命者的身上凝聚了中國先進分子的理想價值，同時也凝聚了西方人走出精神危機所需的勇氣與膽識。馬勒侯通過搬遷與挪借，在中國革命的框架中成功地找到了人生哲學的載體。用馬勒侯自己的話說，他的亞洲革命體現的價值是與歐洲的價值聯繫在一起的。

在馬勒侯的亞洲三部曲中，異國情調主要經由炎熱、潮濕、空氣、氣味、聲音、光線等元素傳達出來，以及一些地方特色濃郁的東方城市。在西貢、上海、香港、廣州等城市，遍佈著形形色色的商店，如珠寶店，燈飾店，古玩店，雜貨店，花鳥店等。光怪陸離的異國商品不時營造出夢幻的氛圍，代表著人性面對野蠻的政府，促使人物暫時擺脫現實的煩惱，在想像中放飛自我。

然而，馬勒侯只給異國情調留下了相對有限的空間，《人類的命運》中的中國是相當具有諷喻意義的，由此給西方讀者造成了一種奇特的印象，即這個中國既近在眼前、與本國相似、似曾相識，同時又遠在天邊、非常不同、非常陌生。無論如何我們不應忽略促使馬勒侯採用這種淡化異國風情的美學原因，因為他要寫的不是一篇關於中國的紀實報導，作為一部哲理小說，《人類的命運》無意現實主義地重現那時的中國，重要的是敘述技巧說服了讀者的眼睛和耳朵。

¹ Gaëtan Picon, *Malraux par lui-même* (Paris: Seuil, "Écrivains de toujours", 1963), p. 49.

我們會發現無論是在《人類的命運》還是《征服者》中，對上海、漢口、廣州等港口的描寫與其說是以亞洲的港口為原型的，不如說是以北歐的港口為原型的。怪不得《征服者》中的敘述者在那裡根本找不到背井離鄉的感覺：「中國大海和天空中的光線並沒有令人聯想到它們所造成的一種白色恐怖的力量，而是令人想起了波利尼西亞的景觀」。²在錨地遊弋的帆船雖然令他確信是在亞洲，但當他看到商業區「碼頭沿岸高樓大廈的側影時」，他腦海中立刻浮現的是「漢堡或倫敦的一條遭到嚴重損毀的堤壩」。³同樣，在主人翁到達廣州，乘船登陸之後，敘述者幾乎還來不及參觀這座中國城市，就被迅速地帶著穿過了舊殖民區直到加林（Gariné）的寓所，馬勒侯告訴我們這座寓所「和巴黎郊區的別墅一樣圍著相似的柵欄」。⁴

另一種淡化異國情調的手法：用更加接近於西方讀者的文化積累的某種類似的參照物或標誌來替換當地色彩，這便使原始標誌中的異國情調得到了緩和或使其與西方文化相適應，有時會創造出一些奇怪的文化藝術的混合效果，馬勒侯向來熱衷於這種跨文化描寫。對老吉佐爾（Gisors）房屋的描寫就是這樣，它首先向讀者提供了中國資產階級房屋的一套傳統建築標準：「單層的中式房屋：圍繞著一個花園的四翼」。在房屋內部，馬勒侯安放了一尊「魏代佛像」，甚至還說它「類似於羅曼式風格」。同樣在老吉佐爾這座私人博物館中，牆上彩繪的鳳凰的顏色竟然是「查爾丹藍」。⁵蔣介石在上海的駐地則是「培根－布魯耶爾風格」的，但窗戶周圍卻是黃藍相間的怪誕的葡式裝飾。

因為馬勒侯在其小說中首先要構建的是一種氣氛，甚至談不上什麼背景，他善於運用自然的景象以及視覺、觸覺、氣味等多種感官元素來渲染氣氛。我們發現《人類的命運》大部分篇章是發生在晦暗的色調中，沒有任何明麗的風景描寫。似乎馬勒侯故意創造那種霧濛濛的效果來創造一個如同鬼域的城市。給人印象最深刻的自然背景當屬《王家大道》中的熱帶森林，這個潮濕、炎熱、腐爛、蠢動、邪惡的原始雨林代表著可怕的命運和非人性的東西，既暗示著所有阻撓和破壞人類行動的外在力量，也象徵著人類荒誕、異化的內心世界。另外，《希望》中西班牙共和軍飛機迫降的白雪覆蓋的深山，《阿滕堡的胡桃樹》（*Les Noyers de l'Altenburg*）中瓦斯毒氣戰後萎縮的蘋果樹，焦紅的植被，灰黃的天空，無鳥的叢林，都象徵著對抗人類意志的古老的兇惡的命運。馬勒侯小說自然背景主要的功能是為人生哲理的思考提供

² André Malraux, *Les Conquérants* (Paris: Grasset, 1976), p. 25.

³ André Malraux, *ibidem*.

⁴ André Malraux, *ibid.*, p. 56.

⁵ André Malraux, *La Condition humaine* (Paris: Gallimard, 1946), p. 38.

場地和條件。

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到，馬勒侯小說的異國情調標誌相對貧乏，然而卻最終在西方讀者心中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力，這或許就是馬勒侯式想像的魅力。同傳統的中國遊記相比，馬勒侯的小說從來不費力氣去追求敘述的獨特性或精確性。儘管馬勒侯缺乏對中國的直觀深入的認識，還是應該承認他長久以來就癡迷于亞洲，並與它有一種親密的文化關係：他在東方語言學院聽過漢語課，一直醉心於東方藝術陳列廊和博物館。所以他的雙腳確實是站在一片亞洲的土地上，然而那並非一塊真實的土地而是夢想的土地，因而對它的描述充滿了想像。上海爲了承載個人的神話，不惜變成世界革命同盟的場所，爲後代留下對話。「這樣的上海不再是中國的」，⁶馬勒侯如是說。

總之，引用《征服者》中一位人物的話：「這一切並不怎麼中國化」。中國讀者或許批評說馬勒侯筆下的中國人並不是中國人，就像高乃依筆下的羅馬人並不是羅馬人一樣。但是對於真正的西方讀者而言，《人類的命運》和《征服者》兩部中國革命題材的小說還是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中國性的印象，他們相信 1927 年的中國只可能像馬勒侯在小說中描寫的那樣，而這種感染效果正是出自馬勒侯跨文化基礎上的「寫作的想像」，出自其文學手段的變換和縮減。馬勒侯在晚年時候不無驕傲地發現世界和他的書相似起來了。

貳、小說人物的跨文化設計

在人物創作方面，馬勒侯達到了現實與想像、真實與虛構、個人與集體相融合的效果。他反對普魯斯特、喬伊絲等作家通過回顧和夢境來挖掘人物本質的方式，也反對像莫里亞克、紀德那樣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傳統現實主義小說重視人物的塑造，人物都有較鮮明、豐滿的性格，但是馬勒侯主張淡化人物性格，提倡「非具體」的形象創作法，他筆下的人物具有跨文化的虛構性和想像性，是作者主觀意念的外化形式。換句話說，這些虛構的藝術世界是「人類的命運」哲理的具象化，是傳達作者文化哲學思辨的符號組合，各個藝術形象的展現和意義取決於它們在符號組合中的地位和功能。這種簡單諷喻的筆法以經濟的筆墨獲取豐富的藝術效果，

⁶ André Malraux, "Lettres à Edmond", le 7 janvier 1934, voir Christiane Moatti, *La Condition Humaine d'André Malraux. Poétique du roman d'après l'étude du manuscrit*, Lettres Modernes, 1983, p. 42.

為讀者留下了一個極大的想像空間，促使人們動用自己的人生閱歷去積極地思考人物。

縱覽馬勒侯的所有小說，雖然人物的數量從《王家大道》的十來個增加到《希望》的五十多個，馬勒侯認為小說創作的目的不是締造一系列典型的人物或形象，而是建立一個結構合理的小說世界。在《可鄙的時代》（*Le Temps du mépris*）的序言中，他強烈地反對人物的獨立自主性，批評福樓拜的才能浪費在人物的塑造上。所以他沒有賦予小說人物完整的生平，對人物經歷的交代是零散破碎的。在他看來，「場景激發人物的出現，而不是人物激發場景」，⁷人物安排應服從小說全域的需要，人物的價值取決於他們在小說中扮演的角色及同社會集體的關係。馬勒侯的小說想像針對的不是人物本身，而是人物對命運的應對態度。這也是他可以違背歷史真實，在《征服者》、《人類的命運》中，將中國工人運動的組織者幾乎都寫成外國人的原因。

我們發現馬勒侯筆下的人物具有國際性，他的英雄人物源於亞洲（印度支那，中國，日本）和歐洲（德國，西班牙，法國，俄國）等多個民族。尤其在他的兩部亞洲革命小說中，無論是關於地理參照還是人物角色都與客觀真實情況存在一定的距離。小說中有多少中國人？作者把工人運動的組織領導者大多寫成外國人：高挑的身材、捲曲的金髮，眼睛裡閃著神秘的藍灰色的光……。這些在中國的外國人完全呈現了一個西方人的世界，違背了歷史的真實。

《征服者》中的洪（Hong）是個接受了西方文化價值觀念的恐怖主義分子，由於童年生活的烙印，他變成一個專殺顯貴的搶手，一個沒有「理想」的征服者。《人類的命運》中上海武裝暴動的領導人卡托夫（Katow）是俄國人，喬（Kyo）是法國教授與日本女人的混血兒，革命中惟一的女性梅（May）是德國人，蔣介石的員警頭子庫尼格，密探施比留夫斯基，捐客葛拉比克（Clappique），革命者赫麥利奇、伏洛金、帕索茲，金融巨頭密拉爾都是西方人。小說中所有模糊的中國人的形象，都是這些西方革命者的背景。

主要革命人物中惟一的中國人陳（Tchen），是一個由外國教育培養起來的無父無母的孤兒。他是北京大學的學生，被命運和拙劣的生活現狀逼上梁山，由於老吉佐爾等人的啓迪，成了先被路德教洗腦，後被西方文化蕩滌的中體西靈式人物，在暗殺的恐怖活動中喪失自控力，成為一個唯有死亡才能令其解脫的人物。「中國孤兒」在思想與行為方式上都不是中國人。陳執拗地拋棄了中國人的傳統特徵——馴服、

⁷ Gaëtan Picon, *Malraux par lui-même*, op.cit., p. 93.

宿命，唯有對「主人的尊敬——這是中國強烈灌輸給他的唯一的東西」。當陳去見吉佐爾最後一面時，陳破天荒地跪在這位老主人面前，「像中國人那樣，雙膝著地」——「他以前從來不這樣做的」，小說在括弧內說明。陳扮演著「恐怖」的立場，而且他這個人物本身屬於「歐洲的年輕一代」，從這個角度上說，陳並不是中國人，他們這一代人時刻具有「與社會格格不入的尖銳意識」，「受破壞心理和意念的驅使」，「全副武裝來對抗周圍」⁸以及人類共有和諧的枯竭。馬勒侯筆下的中國人如此刻板，令人覺得他們有時是在盡力地把自己扮演得像中國人，又如孫和裴兩人「像中國人那樣」蹲在他們一位同黨的商店後間。

必須承認，馬勒侯的中國革命小說幾乎沒有寫出一個真正的中國革命者，也沒有寫出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的形象。他筆下的人物與現實生活相距實在很遠，而且故事與人物的活動大多安排在外國人居住的租界裡，這種情況不是出於主觀上的歪曲，馬勒侯小說寫作的目的不是創造典型的革命人物，而是讓人物充當冒險行動和哲理探討的工具，所以不可能對中國革命者進行真實的性格描寫。雖然馬勒侯筆下的人物國籍和民族不同，但是他們都是馬勒侯跨文化、反命運的藝術符號，他們共同具有不屈不撓的意志，投身到反荒誕和爭取人類尊嚴的偉大行動中。

馬勒侯描寫人物的行動不是爲了塑造鮮明、飽滿的人物形象來再現生活，而是含蓄地表現人物心靈的思考，表現社會狀況在人物心靈上的投影。像喬、陳、吉佐爾這些人物生活的情景是一種形而上的現實，而不是現實生活的再現，他們所代表的性格類型具有抽象的、思辯的特徵，人物只不過是作家質詢哲學和道德意義的藝術符號，馬勒侯的最終目的並不在於大肆渲染人在荒誕世界面前的渺小與無能，而是借助於中國革命表達一種源於生活的積極而頑強的思想。他認為儘管人生的荒誕是一種命運的必然，但人可以不接受、不聽從它的安排。所以加林走進中國革命的洪流，因爲他無法在荒誕的社會環境裡繼續苟且偷生，希望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馬勒侯筆下的人物無一不把對荒誕命運的抗爭視爲生命意義。喬爲了擺脫一個歐亞混血兒的悲慘命運而選擇了革命，老吉佐爾爲了平靜心中的痛苦和壓抑而選擇了鴉片和藝術，陳爲了對抗黑暗的現實而選擇了暗殺。

在這種「雄渾的文學」中，人不是活動在狹小的個人圈子裡，而是活動在人類歷史舞臺上。他們所關注的不是個人的前途、出路以及個人情感的糾葛與紛擾，而是人群的鬥爭、偉大的事業、改變社會面貌的行動和決定歷史進程的計畫。像加林，

⁸ André Malraux, *D'une jeunesse européenne*, "Écrits", coll. *Les Cahiers verts*, n.70. (Paris: Grasset, 1927).

喬，卡托夫，陳，馬努埃爾（Manuel），馬寧（Magnin）等人物的情緒中也有純粹個人的內容，但是他們思考的更多的是社會政治、鬥爭行動以及人生哲理等問題。這樣雄健的人物形象給當時的法國文壇帶來了一些新意。而且馬勒侯很少描寫反面人物和具體的敵人，最多一筆帶過，或者用自然界的惡劣因素來烘托敵對力量的存在。馬勒侯對正面人物的描寫佔據了最大的比重，並且力圖賦予革命戰士正面的形象和優秀的品質。

參、小說敘述的跨文化基調

二十世紀初期，馬勒侯曾在東方語言學院聽過漢語課，醉心於亞洲的藝術。他試圖從東方文化中尋求新的靈感，為西方文明的復興注入活力，認為東西方文化可以互相取長補短。中國傳統的文化哲學，尤其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對馬勒侯啟發頗深。以孔孟為主要代表的儒家宣揚孝道和禮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老莊為主要代表的道家因憤世嫉俗而遠離政治，因循自然，著重於追求清靜無為、超脫放達和返樸歸真。

1925年12月，馬勒侯在從印度支那回國的途中開始寫他的《西方的誘惑》，這本文學上還不夠成熟的書成為他創作哲理的一把鑰匙。這部書信體的作品，類似啟蒙時代作家孟德斯鳩的《波斯人書札》，它通過一個中國青年凌（Ling）與一個法國青年A. D.在對方國家裡旅行時互相通信的形式，把東西方文明與世界觀加以對比：西方動盪不安的生活同東方的寧靜安詳之間的對比，思考與行動的對比，以及融於宇宙自然後的和諧與為了征服世界而進行的個人鬥爭之間的對比。馬勒侯在書中將歐洲的個人主義行動意識與東方的集體主義和諧意識相對立，以下為具有代表性的一段文字。

凌寫道：

「歐洲雖然強大，但它的夜晚卻淒涼，空虛，像征服者的心靈一樣空虛。在人類所有最富悲劇性、最無奈的姿態之中，在我看來，從未有過任何一種比您在詢問您的所有那些顯赫亡靈時所做的姿態更加悲慘、更加無奈，你們的種族註定是強大的，但也是絕望的……」⁹

⁹ André Malraux, *La Tentation de l'Occident* (Paris: Grasset, 1984), p. 81.